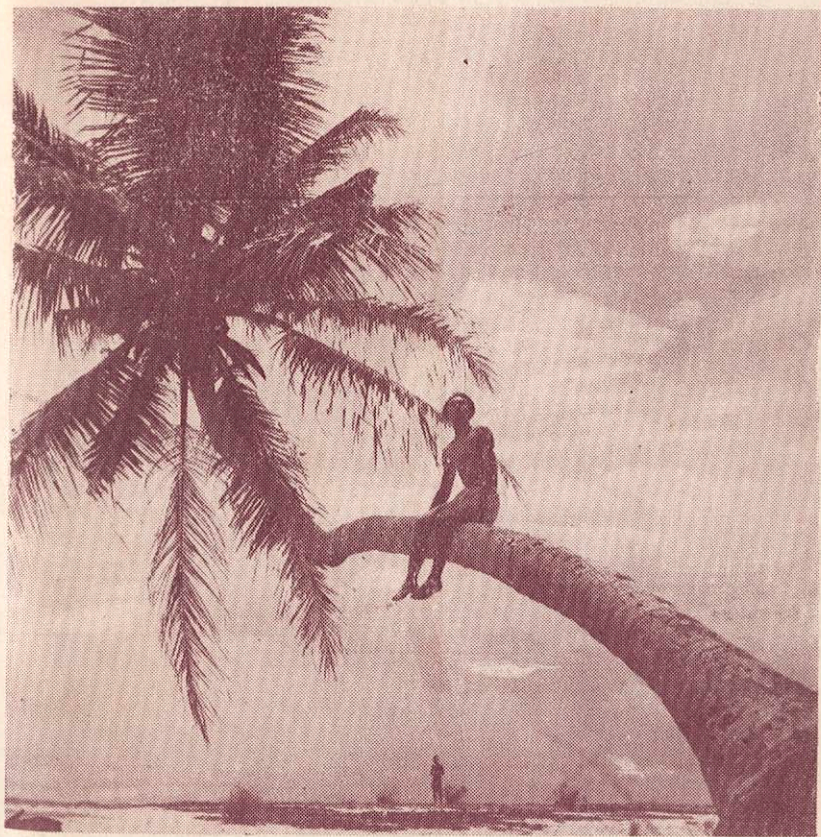


7 蕉風



純馬來亞文化藝半月刊



華樹林

(影攝) 望眺

蕉 風 半 月 刊

第 七 期 目 錄

封面(國畫).....	陳文希
眺望(攝影).....	林樹華
十八溪嶺(小說).....	方天
葡萄牙的老美人(詩).....	黃昱
瘋嬉姆(小說).....	靜華
浮漾在小山頂(詩).....	雨燕
熱帶女兒(隨筆).....	蕭遙天
美學淺說(漫畫).....	丘岳
過年.....	邱霜
山野底孩子(小說).....	白蒂
淡寫新山(遊記).....	馬摩西
馬六甲公主(中篇連載歷史小說).....	予生
阿春嫂(小說).....	朱焰明
河岸(油畫).....	陳文希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日出版

出版
發行：蕉風出版社

地址：新加坡加樂律七三——七五號

信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P. O. Box 2034

承印者：新加坡聯樞印務有限公司

總代理：中國學生周報星馬辦事處

地址：26 Winchester House

Singapore 1.

Tel: 23733

零售：每冊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十二期)叻幣二元二角

全年(廿四期)叻幣四元三角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十一 溪墘

方天



生命的匆忙，我們可以聽到生命的呼喊。

從大石砌成堤岸的河口，大船、大眼船、舢板、摩多大船，經年載着從海輪駁下的印尼厚膠、暹羅白米、唐山的油醬鮮菜、英美的洋貨、日本的玩具及東洋磁、沙勞越的胡椒進到河內；又載着錫米、煙花膠片、椰乾、椰油、黃梨和木材出去。

河的西邊是大坡，東邊是小坡，邊苦力者的喘息，時而急驟，時而沉

新加坡河，曾是一灣秀水，隨着這百萬人口大城市的成長繁榮，已經是一條濃郁汗黑的爛泥河了。河面終年飄浮着一層黑油，黑油上積盪着破木片、亂草、銹鐵罐、玻璃瓶、破帽、斷頭的鞋、糞便，彷彿是歲月積累的殘渣都在這裏了。一朝一夕的海潮既沖不淡它的濃黑，太陽照着或月光撫着，也不能使我們看到它埋藏着歷史與千萬人血汗的爛泥底。在這河上以及河的兩岸正担负着整個城市的博動，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大小坡林立着高聳的樓宇，縱橫着喧鬧的街巷。沿着河岸是倉庫、棧房、

九八行、頭盤商號、椰油廠、煙膠廠、鋸木廠、木船廠。

跨過河，有十幾條大大小小用鋼條或鋼筋水泥建搭的橋樑，橋上終日川流不息的馳過成千成萬的車輛，走過無盡數的行人。

汗黑的河水 and 倒灌的海潮，像河

滯，但不息的冲刷着堤岸，把滿生綠苔的堤石浸蝕得斑斕駭麻。

這裏，有上千靠河吃飯的苦力，他們熬着頭上炎陽的火煎，搗着百斤以上的貨物，從大船上搬到千磅的躉秤，再搬上囉哩車，輸送到城市的各角落，輸送到聯邦。他們灌輸着養育這城市的血液。他們不像嘉陵江上的牽（系旁）夫，或唐山各大碼頭的挑夫，嘴裏哼哈哈，唱着生活的歌。他們沉默地做工，沉默地喘息，生活在陽光裏，生活在哮喘的雨天。

二

這正是新加坡的雨季，連着下了幾天的豪雨，河水泛濫起來。靠近十八溪墘的幾條低窪的街巷，都浸滿了溢出堤岸的泥水。

這時，天上黏連着撕不開的灰濛的雲層，雨好似落不完似的，一時大

，一時小，除了一羣貪玩的孩子們，冒着雨，踩着街中的泥水嬉戲，河岸現出一片往常沒有的安閑與冷清。

沿岸的棧房都門上了冷峻的鐵柵門；九八行裏的財副，坐在寫字台前，閒對着灰黃的陰雨天，手上無聊的撥弄着算盤子。數百條大船，蒙着黑色的油布，怔忡在細雨迷濛的河面；繫在大船之間的小舢板，隨着夾雨的風，不安的搖幌着。偶然有一架摩多艇，全身軋軋的響過河面，拉起一聲尖銳悠長的響笛，劃過休閑的泥河，直到那摩多艇仔消失的大鋼橋盡頭。

早上雨細，利源行爲了趕運一批煙花片出去，還加過工。十多個苦力，冒着雨把臍下的兩噸重的煙花片搬上大船，駁上了海輪；現在也歇了工。苦力們在利源行的大鐵柵門外，擺上一張小方檯，四五條板凳，蹺着腳坐在凳上，賭着車馬炮的四色牌。

「到啦，中花！」

「哇！今天水獺駁運真好，又贏了，請吃羔杯鳥！」一個年青的苦力金木，嚷着。

「勿歹，請吃羔杯鳥！」大家異

口同聲地應和。

「吓使，」那贏了牌，叫做水獺的年青小伙興高采烈地說；一面捲着袖子，一面對着搬到屋簷上炒羔杯的馬來人喊道：「拿七杯羔杯鳥來！」於是，重新洗牌，大夥又聚精會神的賭着。

羔杯鳥端上來了，濃黑的汁溢出沾膩的杯口，一個人端了一杯，貪饞的啜了一口。

一陣風，在每人的杯裏加上點雨絲、河污的腐臭、膠片的黏腥，利源行大門上貼着的紅紙橫聯「財源廣進」，也被風刮下了半邊，悠悠的飄。

「噯！汝看，那不是亞花！」一個年青的苦力阿狗叫着，手停在正摸着的牌上。

苦力們都向街面望去，從水仙門橋頭邊，走來一個二十歲模樣的姑娘，雙手捧着一籬筐要洗的衣服，踏着木拖板，踩着滿街淪流的細水，蹣跚地向這邊走來。風捲起她被細雨濡濕的花裙，裹在赤裸光潤的小腿上，沾滿雨珠的髮在風中凌亂的散在一邊，一時，大家都停了牌。

「好辛苦，噯，水獺去幫人家一下嗎。」阿狗調笑地說。

「他不敢！」另一個叫亞鳥的苦力說。

「不敢！」水獺瞪了那人一眼，說着從凳上跳下來，趁着贏了牌的一時興頭，走向那姑娘。

「噯！亞花！」

那姑娘側過身，奇怪地看着水獺。經她這一看，水獺的臉上禁不着微燒起來，心裏有點通通的跳。但是，已經趁興喚了人家，也只得把話說下去。

「亞花，我來給汝提，」他尷尬地說。

那姑娘一撇頭，不睬地向前走了。哈哈！哈哈！圍在檯邊的苦力笑了。

不知那裏來的一股蠻勁，水獺又跳前一步，又開雙手，彷彿是攔住亞花的去路，一面指着暴起筋肉的肩，說：

「囉！我來替汝扛一程！」

哈哈！看熱鬧的苦力又哄笑起

來。

那姑娘掙紅了臉，一賭氣，索性把籬筐向淌水的街上一扔，瞪着發怒的眼說：

「汝打算怎樣？」

水獺焦棕色的臉膛立刻漲得紫紅，怔了半晌，才縮回手，一聲不響地讓開一邊。

那姑娘雙手拖起籬筐，頭也不回的，踏着水走了。水獺呆站在街心，看着亞花因抱着沉重的籬筐而彎着的腰，一扭一幌的走遠。

直到那姑娘轉了灣，走進一條橫街，才快快地走回棧邊，摸起紙牌。

「老虎姆！這麼惡！」

「水獺是賤運好，沒有查某（女人）運！」

「濕衣服透光，什麼都看得見。」
「哇！好大脚腕（屁股），真够力！」

「幹令姆，什麼郎再講，令伯拍誰！」水獺氣得臉由紅轉白，把抓着牌的手向檯上一拍，陡地站起身來。大家都鴉靜了，悶聲地摸牌、打牌，半晌，好像連呼吸氣都歇着了，只

有屋簷的水，滴達的成線的打在街地上。

「水獺，我不是給汝講笑，今年幾大年歲啦，也應該聚婆了吧。」年紀較長的王亞獅又打開話匣，一面點起一支海軍，悠悠地說。

大家都沒有出聲，又歇了一會。

「我看亞花性情雖講是古怪，人倒是真好，水獺老弟，你要是真鍾意，我們幫汝做媒人，好吧？」

「不行，」金木說：「這事我吓，前個月順發公司的亞榮託人相親，她姆倒願意，亞花這姑娘抵死也不肯。」

「爲什麼？」

「聽講，亞花不肯嫁人，還說，就是嫁人也不嫁靠這河上拿苦力藥的。」

「啊！」
「……」

水獺一直沒有言語，好像一天的悶雲全壓上了他的心頭。這時，他把牌一摔，站起來說：

「不賭了！」

「噯，水獺不要生氣，落水天沒

有事，再來幾牌。」

「不賭了，講不賭就不賭了。」
「也好，我也不賭了。」和水獺最要好的金木，也站起來。兩人揣起桌上的錢，點了一下頭，順着街沿走去。

三

走了一程，金木拍拍水獺的肩膊說：

「水獺，不要生女人的悶氣，我請汝到大門樓吃色酒。」

水獺想，反正無事，便同着金木向大門樓走。

坐在「泉吉」的座上，兩人要了四兩「萬全堂」，一小碟白斬雞、一碟蝦煎、一碟爆綠豆，慢慢的斟着。雨還在悠悠的飄，水獺本來是什麼都不要想，但腦子裏偏偏要現出亞花一扭一幌的身影；連帶又想起小時候的事。

……
小時候，水獺的爹也是在這河邊當苦力的。他們父子倆在王家山角租着一間舖位，白天爹出去做工，他便

在街上打流，偶然也會替人開車門，賺一兩角錢。十三歲上，爹害了一場腸熱病死啦，就賸下他一個流浪街頭。在先他在一間咖啡檔上當小夥計，過一年日本人侵佔星洲，那時，他常常清晨麻亮爬起來，只熬到深夜，人戶燈熄的時候。到了十七歲，他跟了一架囉厘做跟車尾，跑州府。地方跑了不少，但整日赤陽曬着，風雨淋打着，到地方幫助抬百斤重的貨，擦車，晚上就捲衣捆在囉厘車上。到了二十歲上，他已在風吹日曬中磨成一條健壯的大漢，長就一身厚膠似的棕焦色肌膚。落葉歸帶，他碰見一位當加巴拉的鄉親，又回到新加坡河邊，重操他爹的老行業。

做苦力要的是身強力壯，不論有病沒病，只要有貨運，管他一百斤兩百斤肩膊都要扛得起。做這一行，一個月有半個月可以閒着，行裏沒貨來便沒工做；下雨天怕貨淋濕，也不能做；不是加巴拉經手搬運的行號，也不能去搶生意，大家有地盤，有規矩的。可是，鏞也算是好賺，一個月如果做上七八天的活，掙的錢也儘够一

個光棍獨身漢花的了。做這一行的壽命短，大概四十過頭，便不能做了。凡做這一行的做上幾年，無不被壓成半個駝子，腿上暴了筋；又無不嗜好起黑米來，年老的年少的，習以成俗，也是身體需要，十個有八九個有芙蓉癖，煙癮過足，全身的勁平地而來，別說一百斤，兩百斤也扛得起。也許歇着兩三天沒工做，一聲有工，加巴拉來招呼一聲，有病痛也得去；一條大舢裝四十噸，兩天要御完，誰能遲延。你哼一聲說告假，加巴拉那裏去找現成的人；人家頂上你的位置，下次跟誰。管他的，二百斤壓在肩上，兩眼冒金花，跳板一搖一蕩，汗黑的河水在脚下打旋。何況，近年印尼來的厚膠，偏偏捆子大，二百斤的當一百斤算，因為這樣可以漏稅。

水獺怔怔地看着街，雨已歇了一會，遠處幾個小孩赤着腳在街上跑，其中有一個梳小辮的胖女孩！他心裏一動。

亞花小時候也是梳着小辮的。有一次，也是這樣的雨天，河水也泛到

街上，孩子們都在街上玩水。亞花搖着褲，在水中摸來摸去，不知摸些什麼，他從遠處奔過來，跳進水裏，激起一團水花，濺了亞花一身。後來，在他沒防備時，亞花用一個小鐵盒，舀了一盒泥水，灑在他頭上，等他轉身的時候，那小傢伙已經像兔子似的，一跳一蹿的逃回家去了。

自從他跟車尾跑了州府，他就很少見亞花，和老街坊們也生疏了。等到他回來做了大舢工，阿花已長成大姑娘了。這三四年來，他也沒有特意想起亞花，每次碰見她，有時迎面而過；有時他招呼一聲，亞花總是點一下頭，或者不聲不響地走了。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發了什麼瘋症，做出這樣丟臉的事。

人做了得意的事或是晦氣的事，心裏便止



不着邊着不平坦。水獺本是做了工，便吃、玩、樂，從不動腦子的。但是，誰叫今天偏是霉雨天，閒着沒工；這霉濕的雨氣，又沾得人身發毛，已動蕩了的心裏像醱釀着似的起了小泡呢？

在水獺回坡一年後，亞花的爹也過世了。亞花爹也是做苦力的，人勤快，也存了一些儲，本來指望混些時，邀和一些朋友自己做加巴拉，或者買一隻大船，自做自吃。但是，大前年，一次，他剛發過癩子，便去做工，肩着一百來斤的厚膠，邁在跳板上，眼睛一發花，腿一軟，便栽到河裏去了。因為，他掙扎了一下，大腿跪在跳板上，把膝蓋骨撞碎了。自此以後，亞花爹便成了殘廢，存的一點錢也全都花在治腿養傷上了。痊癒之後，跛得雖不見厲害，下力的事却是不能再做了。於是，亞花母便蒸一些椰糕、米糕之類，讓亞花爹担着在街上賣，生活更不好過，有時還要被馬打抓。亞花爹脾氣變得很暴躁，常愛喝酒。

水獺聽說：亞花爹常常打亞花母

，有時也打亞花，鬧起脾氣來，用竹條本片抽打亞花母，打得身上一條條血痕。有人猜想，在亞花爹病得重的時候，亞花母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呢。

但是，還有許多事是人所不知道的。

亞花恨着他爹，恨着像她爹似的男人，亞花爹打亞花母的時候，亞花便跑過去搶爹手中的竹條，或者抱着母，用身子擋着抽下來的竹條。

她永遠記得母親挨打縮在牆角哀哭的樣子。她永遠記得，母親在昏黃的燈下補着衣衫，等着晚歸的爹。她爹回來了，喝得醉薰薰的，帶來全屋酒臭，母總要侍候他，替他脫衣，燒熱水沖茶給他解酒，用熱手巾替他揩汗，一直侍候到爹睡熟了，母才睡。睡的時候，還要來看她睡隱了沒有，她便裝成閉着眼，睡得很愁的樣子；但是，她也不敢把眼睛閉得太緊，因為怕嘴在眼角的淚珠被擠了出來。

水獺不知道，亞花在恨着男人，一切男人；所以也立志不嫁人。她把母親和家的一切積怨都加在爹的身上

，和粗暴自私的男人的身上。只有在爹臨終的時候，拉着她的手，蒼白的眼上也掛着一滴乾淚時，她哭了，她不知道爲什麼會沒收止的哭了。

亞花在街上看見的男人，都是好賭、好喝、好嫖，當他走過他們的身邊，他們便斜着邪氣的眼瞪她。她覺得他們都是想吞她，又要拿竹條抽她，像爹抽母一樣的男人。她厭恨他們，看不起他們。

天色更暗，街上已上了燈。他們叫了一盤炒麵線，和一盤炒米粉，吃了。

「噯，水獺，煩惱什麼，酒吃了，今晚沒事，明天也不一定晴，我們去柔佛路找個查某暢暢！」

「啊？」水獺沒有聽見，望着金木。

「吃了這一杯，我們去暢暢！」平時，提到這些玩樂事，水獺一定比別人更帶頭，但是，今天心裏却有點膩煩。他說：

「汝自己去吧，我有點頭暈，想返去睡！」

葡萄牙的老美人

黃 昱

你，葡萄牙的老美人啊！

不錯，你的祖國是，

三百年前的大帝國，

而你，却不幸生活在二十世紀！

德古斯河的水呀，

永遠是後浪推前浪，

那過往的歲月是一去不復回了！

三百年前，

你的祖先攜着大炮，

坐着噴煙長嘯的火輪船，

亞細亞是你們新的樂土，

帶着征服者的傲慢與優越，

在屈辱的土地上高視闊步！

那亞細亞的人民啊，

不會永遠做你們的奴隸，

火山可總有爆發的時候！

在亞細亞，

菲律賓歡送過山姆叔叔，

印度尼西亞送走了荷蘭姑娘，

法蘭西小姐在越南吃過了餓別宴，

……

你呀，

你葡萄牙的老美人啊！

莫再留戀那美麗的往日吧，

青春像德古斯河的流水，

永遠的，永遠的不再回來了！

在果亞，在達曼，在第烏島，

捲起了連天的風暴，

而我聽到了火山爆發前，

那可怕的像悶雷似的隆隆的巨響。

你，葡萄牙的老美人啊，

我怕看你的老淚縱橫，

這已不是你的留戀之地了，

過往的偉大帝國的光榮，

像你的青春一般煙消雲散，

德古斯河的水啊，

永遠的，永遠的不再回頭！

擦乾你的老淚，

你，葡萄牙的老美人啊，

還是你們來時的火輪船，

坐着去吧，坐着去吧！

亞細亞的奴隸們啊，

在海岸上向你送別，

你看，幾萬萬人都向你揮手！



一九四一年多，戰爭的

火頭從馬來亞北面燒向南來，不久，M坡也陷入緊急混亂狀態。父親因為還有店裏的事務要料理，不能離開，母親隨便紮了些輕便的物件，便先領着我們到老叔家裏去避難。老叔的家在離市五英里外的小甘榜裏，我們還有很多親戚在那裏居住。老叔有一間兩層樓的高大亞答屋。距離這屋子不遠的右邊，有一間小小的膠房，在兩者之間，有一個水池，在膠房後面，也有一塘較小的水池，比大的一個清潔。離開膠房不遠，穿過一小叢樹林，便可通到一條小溪旁，婦女們每天早晨在溪旁洗衣。

我們來到老叔家，發現已有五家老叔的朋友，逃到這裏住了幾天了。七家擠着居住在一起，一共有五十多人。我們這羣孩子們不僅不以此爲苦，而且感到熱鬧有

趣。

有一天，我們正在鬧着玩，突然，來了一個頭髮蓬鬆，身體瘦瘠的人。穿着一件破爛不堪的黑色長褲，全身長着爛瘡。他笑嘻嘻的一面走來，一面哼着「伊呀呀嘿嗨」。一進了門，便大驚小怪的嚷着：

「哎呀！天呵！那兒來的這麼多人呀！」
老叔忽然從房裏走出來，一看見他便瞪着眼睛，怒容滿面的說：

「哼！瘋姑姆，你這畜生，我以爲你已經死在外頭幾天，不會回來啦！」

他嚇了一跳，很尷尬的站在叔父面前，仍舊笑嘻嘻的，結巴巴地說：

「嗯……：……：……：到上邊，到上邊去，老姨婆娶媳婦，去幫點忙，去幫忙……：……：」

老叔聽了滿臉漲得通紅，更加生氣，立刻跑向前幾步，罵道：

「放屁！你配？哼！」又狠狠的說：「死豬，你聽着，我最後一次警誡你，如果以後哪一天你不來挑水，我就馬上叫你滾蛋！」

老叔說完，便轉身回房裏去了。姑姆垂頭喪氣的走進廚房裏，心裏好像有點不高興似的。然而，當他挑着兩個水桶叮叮冬冬的走出來時，又恢復了笑容，一面走一面喃喃自語地說道：

「這個大胖子，不，這個閻羅王，我真怕看見他，但又偏被他看見，真是冤家窄路啊，冤家窄路！伊呀呀

「嘿！」

我見他非常有趣，便一直跟着他去挑水，想再聽他說些別的話。然而，他始終只是哼着：「伊咳呀嘿！」，不再說別的了，使我非常失望。

挑完水後，他放下水桶，擲着斧頭，走向屋後的膠林裏去了。我從小就沒有見過像他這般大年紀的人，被人當面侮辱，我這小小的心靈，禁不住爲他難過，總想和他談話，安慰他。於是，我跑去找他。快走近他時，他突然站住不動，傾耳靜聽亂草叢被風吹動的響聲。忽然，他拔步飛跑，一面大聲嚷道：

「老虎出來了，快逃啊！快逃啊！」

我嚇得趕快奔回家。剛好這時，老叔叫堂姐出來檢查水，看是不是從較遠的那個小水池裏挑來的。我看見堂姐望着水點點頭，便問她，老叔爲什麼要這樣虐待他。堂姐笑着說：

「祖父說他越來越懶了，要不出來檢查，哼，他會挑較近的這塘混水給我們吃呢！」

我又問爲什麼要他每天替我們做工。堂姐說：

「他不止每天來替我們做工，我們所有親戚家裏，他都要去做的。」

我又問他爲什麼不去讀書要替人家做苦工。

「讀書？那兒拿錢來呢？他父母生前是祖父的膠工，他五歲時便相繼死去了，他們連一個銅板也沒有留給他。祖父看他小時長得很漂亮，又很聰明伶俐，便把他撫養大。十多歲時，他作工很勤，又能吃苦，所以親戚

們很歡喜他，都叫他到家裏去幫忙。他走到誰的家裏，碰見那家正在用膳，便在那兒吃，從來沒有人給他工錢。他買不起衣服，所以他身上穿的，都是祖父的舊衣。五年前，他還喜歡過一個姑娘，可是人家不喜歡他！後來患了一場病，病後神經失常，整天就是這樣瘋瘋顛顛的，不是喃喃自語，就是望着遠處出神，所以人人就喊他瘋婚姆了。」

第二天中午他來了，挑完了水，母親叫他到廚房裏盛飯吃。弟弟發現他拿着一隻大碗盛飯，一下一下的向碗裏壓，把一碗飯塞得硬硬的。過一天的中午，當他盛飯時，弟弟便叫一羣孩子去看他，他又在那裏一下一下的壓着飯，孩子們便在旁邊數了起來：

「一下、二下、三下、四下、五下……。」

忽然爸爸從樓上下來，瞪了他們一眼，才把這群孩子嚇跑開。他吃完飯，便走出去了，傍晚時回家挑水，挑完後便到膠房裏睡覺。

一個月夜，大人都坐在門外談天，我們這羣孩子便在附近的空地上玩耍。忽然我們想起了那緊閉着的膠房，於是我們都跑過去在門縫上窺看。月光從板壁上的小縫照射進去，我們看見他靠着板壁坐着，很悠閒的抽着一根朱律煙，喃喃的說：

「天黑了，天黑了！天這麼快就黑了！天黑了，閻羅王就要出現了，老虎就要出來吃人的！咳！可怕……可怕……。」

忽然他瞪着眼睛坐直起來說：

「老姨的媳婦，看見我從那邊走來了，從那邊就要走來了，趕快把飯給狗吃，我看見狗聞着飯，嘻嘻！真是人不如狗，不如狗啊！」

他笑着搖搖頭，又想了一想說：

「變了，一切都變了。以前這屋裏那有這麼多人？沒有，沒有，我記得清清楚楚的。來了這些人，燒呀燒呀，洗呀洗呀，我就挑呀挑呀，砍呀砍呀……」忽然他站了起來，半截朱律煙還在指間，傾聽着天空中軋軋的飛機聲，飛機嗚嗚的從屋頂飛過，他拔步就衝了出來，抱着頭高喊道：

「逃啊……炸彈掉下來了……逃啊……」

我們這羣孩子被嚇得面色如土，大聲號哭起來。老叔趕快跑過來，氣憤憤的罵道：

「混帳！不中用的東西，給我滾！」又看見他手上的半截朱律煙，眼睛不覺睜大起來，兇惡的抓住他的手說：「哼！哪兒來的？」

「不曉得……」上邊人給的……給的……

……他害怕極了，惶惶失措的說。

老叔氣得跳起來，劈過去一巴掌，狠狠的說：

「給的？誰給的？你說？」

他嚇得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半晌，兩顆巨大的淚珠從眼眶裏流了出來。爸爸有些心軟，勸老叔說：

「算了吧！你要，到我那裏去拿好了。」

老叔這才牽下他的手，瞪了他幾眼走開了。他呆立

在那裏，望着老叔越走越遠的背影，許久許久，又眯着眼睛笑起來了。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一轉眼就到端午節了。端午節那天，不見嬸姆來挑水，接着一天天的一連五天過去了，還不見嬸姆的影子，婦人們在

廚房裏已經怨長怨短，怪人不趕快去把他找回來。老叔急了，整

天到各處去找他，膠房裏已不知

到過多少遍，仍沒有找到，又到

各親戚家裏去問，也都說是幾天

沒有來了。老叔

雖辛苦了幾天，也沒有下落，而且回到家裏又要

受婦人們的怨氣，真把老叔氣得恨不得立刻把嬸姆抓來處死。

一星期後的



熱帶女兒

二月逢天

男女的堤防



馬來亞最保守的

城市是檳榔嶼與馬六甲。我曾在馬六甲的古城作過幾次憑弔，

也看過一次古色古香的婚禮，但走馬看花，認識不深，還是單寫我所知道較多的檳城以概其餘吧。外來到檳城，一派淳厚的人情與樸素的風俗，便使你有戀戀不忍遽去之意。惟，上巴士車，男女分坐似有不成文法的規定；據說戲院的坐椅未有對號限制之前，男女也習慣分坐的；學校則男女分校；慶弔宴客，也男女分席；這一道男女之間的堤防却頗令外來人不大習慣。

久居這裡的朋友告訴我，二十年前的娘惹們看男人要自睫毛裡偷視，

要自腳底下及乎首領地倒看，要自門縫裡屏風後賸窺。婚嫁全憑父母做主，許多給羞人答答畏縮不前的態度把

滿園春色關住了，及至遲暮枯萎。到今天，這裡仍是擁有老處女最多的城市，從三十歲至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各種貨色應有盡有。這個消息的公佈，真是老年悼亡者的喜訊。每年男女之間最開放的時間是舊曆元宵那幾天。那才是美景良宵，關仔角的長堤恍似月老的一根赤繩，那些高貴的娘惹們都靚粧艷飾，穿戴所有的珍珠鑲於指上、腕上、髮上、耳上、胸上，珠光寶氣，月媚花嬌，三三兩兩，端坐於那臨海的堤牆，像十八路諸侯臨潼門寶殿爭妍鬥麗。而「五陵貴公子，雙雙鳴玉珂」，懷着渴愛的心情的男人們也相將到此巡禮，若干驚艷的場面鋪成煤合的橋樑。燈月映

寒煙，裙釵倚綠水，年年嘉會，多麼富有詩意喲！

現在的元夜，關仔角的燈月如舊，車水馬龍却不及從前的熱鬧了。是廿四番花訊，轉眼底事似雲烟嗎？是開到蘂餘，春更可憐嗎？不！不！是馬來亞的氣候常夏，關仔角也變成常春了。現在的關仔角已夜夜元宵，每晚都有「月上柳梢，人約黃昏」的情侶到此情話喁喁；廿年滄桑，男女的堤防，都從這個罅隙沖破了。今天的長堤已不只是一根男女之情暗繫的赤繩，已成一條男女之間可以在此公開斟情酌愛的姻緣路了。這種姻緣路還向各處開拓，像丹戎武雅的海濱，驚濤拍岸，已給男女的柔情軟化了；植物園的晚晴霞影，已給男女間染上桃紅色的光彩了。有一次深夜，我陪朋友到植物園食風，月黑樹森，而一路

曲折，如此星辰如此夜，道旁仍見未忍分離的情痴兒女。越幽處、深處、絕處、暗處，越聽見男女譁笑的聲浪，至此，我才恍然有悟，哦哦，這世界是變了，檳城也不能例外。

三年來我參加過記不清次數的婚禮，就這中我歸納出一個特殊的公式，就是凡婚禮畢後，婚家必邀親友們分載着好多輛汽車，浩浩蕩蕩地魚貫駛向植物園作景物的留連，並攝影紀念。這一套具文演得太濫了，不能不引起我的疑問。幸得一位朋友提醒我，這是很有意義的，是完成一次定情之地的勝利視察呀。我更由此旁通，再作概括的推演，大概男女相悅，初級課程在關仔角修滿；到丹戎武雅的海濱，裸裎相示，鴛鴦試浴，算是中學畢業了；如進入植物園黑越越的叢林，言動享得更充分的自由，幽靜中有主觀的熱鬧，那屬於大學課程。甚至這個天才大學常有驚人的奇蹟，若干女高材生都有躡等的成就，大腹便便，成爲女碩士女博士了。於是，我一面抽烟斗，一面緩緩咀嚼這定情勝地的巡禮。

紅頭巾

我們從檳城出發，渡海沿西海岸的公路向南行進，自怡保、吉隆坡及於尾間新加坡，一路映入眼簾很引起你注意的是：不時有成羣的勞動婦女，各駕單車魚貫而行。血紅的頭巾在靜靜的晨風裡，在猛烈的陽光下，在橡林椰影旁，那頭巾飛舞着，飛舞着。這一幫女人，包括泥水工、錫鑛工、橡膠工……他們都把紅布裏頭，僅露一對眼睛，黑色衣裳，褲長及腳跟，袖長及掌，袖口及褲管都窄窄地，白鞋白襪，還有戴手套的。這麼炎熱的氣候，穿着得密不透風，別說她們悶熱，看着的人也不禁悶熱起來了。然而她們却自願這麼讓身體悶熱着，還要出氣賣力，不怕火在鍋底燒，不怕油在鍋裏滾，不怕火跳到身旁，烈日撲向身上，汗膩越發得兇，而遮蔽越不通氣越緊密，幾乎有點神秘。

踏進怡保的錫鑛場，便發現這些一律深黑短衫褲血紅頭巾的女英雄，一堆一堆，在遙遙的青色岩壁下面工作。有的掀動鐵鏟，在鏟岩下的泥土

；有的揮動鋤頭，在鋤着鏟下來的泥土，裝到躺在鐵軌上的笨重的鐵斗裡去；有的在推進鐵斗循鐵軌行進。都很矯捷，柔美中帶着勁健，仍露出一種少女或少婦的豐韻。

隨處建築工場，都佈滿這些紅頭巾女工縱橫馳騁。穩健的腳步，在高架的木橋上移動，頭上罩着的紅巾，像一朵紅花嵌在碧空裏。有的挑磚挑泥土，有的執鉄匙，不論太陽如何殘酷刺炙，她們總是笑着、歌唱着、勞動着、平地建成的七寶樓台，摩天大廈，都是她們血汗的結晶。

割膠的女工是半夜後便要進入黑越越瘴癘很重的橡園中去的。她們的頭巾上還要加紮油燈，冒着蚊蛇的圍攻割取膠汁，到太陽睜眼時回家，頭巾鞋袴都給夜霧洒得濕漉漉地。你如看到烈日下的紅頭巾是痛苦的，而幻想到夜風下的紅頭巾也許會快樂，你不必去作夜膠園的觀察，只要看她們歸來時的狼狽，幻夢會馬上破滅。然而揮金如土的大頭家，却是由她們勤勞創造出來的呢。

我暫且放下勞工神聖的歌頌，單

從審美的觀點來看熱帶的婦女。凡女人都是愛美的，在馬來亞，她們的美感表現，粗看好像走着兩條相背的道路。若干妖姬型的太太小姐，競效好萊塢的奇裝異服，以粉裝玉琢的打扮與肉體袒露來對異性作色情挑逗，那些有肉體美而無靈魂美的女郎是可鄙的。但我們得承認，妖姬們穿着臨風招展的短袴，故意透露短袴的一角，那春光洩漏是美的；穿着緊窄的薄紗衫，誇張地表現着那蛇樣的腰與大哺乳動物的乳房，那曲線也是美的；袒胸露臂，甚至只遮私處的泳裝，那炫示賀爾蒙豐富也是美的。我們須認識這種美，才了解女工們的滿身包紮，是珍惜肉體的舉動，是一種愛美的勇敢。惟遮蔽得緊，驕陽如火，她們才毫不畏縮。怡保的朋友告訴我，這些戴紅頭巾的女英雄，工畢沖涼後，入夜換上時裝，因為平時把身體保護得好，面目手足較妖姬們尤姣好白皙。有一些點慧的少女，故意把工作詭秘不宣，和她的先生自拍拖至結婚，那位男人還不知道妻子天天做泥水匠的呢。原來是穿襪戴手套的關係，不

特周身潔白，連手足的肌理也很細膩，絕不像在烈日下做笨重工作的。不過那男人如果再發現秘密，則由敬生愛，更要床頭拜倒。

紅頭巾和妖姬們是強烈地對照着的。妖姬們生活在陰淒的金絲籠裡，却盡量把肉體袒露；紅頭巾生活在酷熱的自由天地，却盡量把肉體遮蔽。妖姬們多是肌膚黝黑的，紅頭巾多是肌膚俊白的。用肉體炫耀的妖姬，給明眼人看來，只是幾堆不够美感條件的黑肉而已；有靈魂美的紅頭巾才是含蓄令人敬愛的。我不禁吟起常夫先生的詩：

把紅色的布巾，包在頭上，
不把紅色的口紅，塗在嘴上。

× × × × × ×
用粗黑的手，在太陽下賺錢，
不用白嫩的手，在黑暗中撈錢。

× × × × × ×
出賣勞力，不出賣身體，
骯髒發臭的是衣服，純潔馨香的是靈魂。

小蘇州的佳麗

怡保被諺為馬來亞的小蘇州，但蘇州山水秀麗，近水人家的景色，有東方威尼斯之稱，怡保有山無水，風景擬於蘇州是不倫的。然吳儂軟語，蘇州又為產生美女的所在，怡保的女性美在馬來首屈一指，小蘇州的得名原來在此。

我覺得到怡保玩，恍惚如回到香港，這裡的華僑，廣東人佔八十八仙，流行廣東話，茶樓食館的喧噪也是廣東氣派，女人都是香港裝束，香港體態。馬來華僑所愛好的美也正是香港的美了。今天的香港是東方的巴黎，女性的衣飾最敏感最變化，尤其是表現東方女性魅力的旗袍，其花樣的設計，更取上海而代之；海外的摩登伽女，都要向它效顰的。我在新加坡，鶯鶯燕燕的打扮，香港風已朝發夕至了。而怡保因為廣東人多的關係，香港風吹得更快更普遍。當然，打扮入時，驚紅駭綠，這是怡保女兒吸引人的第一條件。怡保屬於熱帶半島的內陸，雖有烈日，却缺少海風，女性

的肌膚較近海岸的與純粹海島的女性白皙，這也是美的重要條件。蘇州美人的所以美就是臉蛋兒白裡透紅，這種麗質，在怡保不難看到。廣東女人的體態確是比較福建女人苗條而富曲線的，我初到檳城，覺得這裡的女人的體態，瀟灑中年便腰如水桶，有人漫解釋為海風的關係，有人又漫解釋為着紗籠的關係，都是可笑的。其實，據我觀察，檳城福建人多，我們所矚目的也多是福建女人，大概福建女人比較多是低矮的，腰肢粗大的；廣東女人却多是亭亭玉立與細腰的。這是一個人類學的課題，恕我外行，不能說出所以然來了。從舊相學來說，福建女人是載福宜男旺夫益子之相，事實上她們也儘多是賢妻良母；而從審美的觀點來說，便差廣東女人一籌了。這又是怡保號稱小蘇州的條件。

我姑且把這裡的女人分為三種定型，一是賢妻良母型的，一是妖姬型的，一是勞動型的。把怡保的女性捧得怎樣天生麗質，頗近妖姬型的侮慢。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怡保是馬來一個工業城市，是膠錫的王國，這裡的婦女有七十巴仙是勞動婦女，包括紅頭巾黑衣裳有名的「三水婆」。她們做膠工、錫工、泥水工……清晨與傍晚，怡保的街路，盡是像潮水般的踏着單車帶着食盒的勞動女郎。怡保也是馬來亞擁有單車最多的城市，每家至少有二三輛單車。白天，成年的婦女也大多數給這衆多的單車載光了，她們是生活在工場中而只來家裏睡覺的；這是怡保的光輝，也可給那些只羨怡保女郎的秀色的外州府的狂蜂浪蝶以顏色。

不過賢妻良母型應讓福建女人擅美的。好多個小學教師告訴我，怡保小學生的管理最頭痛，頑皮的野孩子最多，原因是母親們都在工場，家庭沒人管理。小獍猴們在家庭撒野慣了，到學校也破壞紀律破壞秩序，但這個責任不該全推在勞動的母親身上，這是社會沒有廣泛設立託兒所與推進幼稚教育的毛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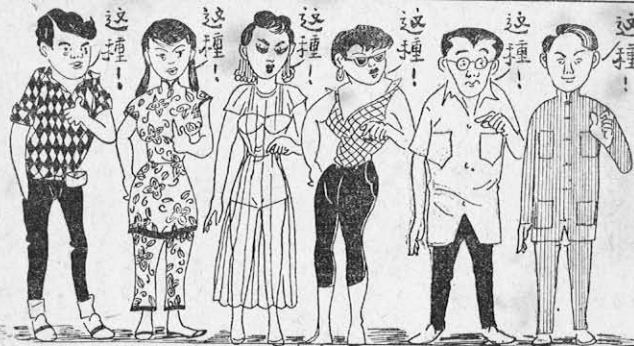
不能諱飾的，怡保有不少的百變女郎；她們自視生路寬濶，生長於缺乏管教的家庭，十幾歲便曉得塗脂抹粉，搔首弄姿，迷信美是女人最大的本錢，可以扶他由十字街頭爬上象牙之塔。一個百變女郎對人敲着如意算盤說：「最下等最沒出息的是跟人出氣賣力當牛做馬；趁着年青，至少得資格做『咖啡且』、波檔女郎，學得幾隻舞，哼得幾首歌曲，可以跳槽到火山裡去貨腰，歌台上去賣唱，自有豪士滾滾而來，『打令』滿場飛，豪華的享受，馬上向富家姬妾看齊；再轉一個彎，犧牲色相，向歡場、向烟花巷，也是吃好穿好的；便是到人老珠黃，還可物色幾個俏秀的女徒弟，當起鴉母來，搖搖搖錢樹，仍是快活到老快活到死的。」我給這個如意算盤敲得連打了幾次寒噤。現在的馬來亞，不只怡保一處，廣泛的地區，這種百變女郎是在迅速地蔓生着。這是女人羣體上的毒瘤，應該馬上割除。



美 学 浅 说

丘 岳 作

那一種打扮最好看？



五花八門！

試請教為人師表者的高見！



依然是見仁見智！

據一警察長說此輩幹好事的青年，幾乎均為學生。這都算是他們的課外作業吧！



阿飛型青年

橫行實龍崗花園區

模仿明星唐尼克希斯髮型
三五成羣在街上調戲婦女

本報記者日前在龍崗花園區，見一羣青年，模仿明星唐尼克希斯之髮型，三五成羣在街上調戲婦女，其行徑極為不檢點，且大聲喧嘩，擾亂市民，實屬可恨。本報記者即向該區警署投訴，並請該區警署派員前往調查，據該區警署派員調查後，即派員前往該區，將該羣青年，當場逮捕，並將其帶回警署，嚴加審訊。據悉，該羣青年，係在該區，模仿明星唐尼克希斯之髮型，三五成羣在街上調戲婦女，其行徑極為不檢點，且大聲喧嘩，擾亂市民，實屬可恨。本報記者即向該區警署投訴，並請該區警署派員前往調查，據該區警署派員調查後，即派員前往該區，將該羣青年，當場逮捕，並將其帶回警署，嚴加審訊。

李金吉無罪釋放

沙羅謀殺案再審

沙羅謀殺案，經法院再審，李金吉無罪釋放。

林

從十二月初旬起，在新嘉坡，每星期總有一兩天天下雨；或者一星期內一連下四五天。時間在早晨、中午、下午或晚上，都說不定；這就是「做春」。農曆的新年快要降臨了，這樣的下雨，大家都很討厭的。祖國的「做春」是十、十一月間開始的，那時正當農夫忙着收穫的日子。較有錢的人，家家戶戶，燒起爐火來溫暖身體，窮苦的百姓和農夫們，穿的是破爛不堪的舊衫褲，吃的是稀飯雜糧，那裏有錢買炭起火爐以取煖呢？所以，多數是拿自己收割的稻草來起火取煖的。

新嘉坡是熱帶地方

，農夫們和窮人不會受到前者所述的痛苦的。到了除夕的那天，家家戶戶都等待着子女，或是父母放工回來齊集「圍爐」。

除夕傍晚家家戶戶吃完了「圍爐」飯後，孩子們等待着父母親以及祖父母賞壓歲錢，也就是「紅包」。較小的孩子們拿了紅包，父母便叫他們早些睡覺；明早是大年初一要同親戚長輩們出門拜年。較大的孩子們不受拘束，有的到世界去遊逛，看電影，看大戲，直到深夜才歸家；有的到鄰舍隔壁去玩「三張」，即是閩音「拍九牌」；或者賭「萬六」，即是粵音賭「萬陸」。大人們有的帶着大點的孩子們去遊世界，看影戲，買些兒童玩具，可回家供給較小的孩子們玩耍。也有些大人們，

過年

邱霜

平時愛賭的，到咖啡店裡去喝杯咖啡，邀三脚加上自己一脚齊滿四個人，喊一聲：「頭家伙計拿付麻雀來。」一會兒，伙計拿過麻雀牌，鋪在桌子邊，四人落座，東南西北，擦洗麻雀牌，將麻雀排齊，然後拿出二粒或三粒「色仔」（閩音六猴），打在桌面說聲掉換位置；再來一次照樣地把「色仔」打在桌面，說聲東方起莊。於是牌戰開始輪流地賭完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才結算誰贏誰輸。贏者很少再繼續賭，輸者多數再等待招腳繼續賭下去。賭贏的人回家大睡特睡；到菜館、酒

吧大吃特吃，不醉無歸，快樂是不能形容也！一般敗北沖涼之徒，則垂頭喪氣的回家去。那時，天已亮了，屋子的

大人小孩們早已經起身，飲咖啡，手裏拿着筷子挾着年糕吃，準備往親戚朋友家去拜年。屋子裏只剩下敗北、沖涼者倒頭大睡，彷彿睡豬一樣。留下的五六十歲的老公婆和鄰舍的王婆及李嫂也要齊集在一起，拿着「四色牌」在桌上賭起來，過着這大吉利的元旦。

商販爲了過新年，歇了業，工廠以及各機關也都要放三四天假。於是，賭博的萌芽也跟着「過年」開始了！有些人們迷住賭博，日夜的賭着，把開工的日子也都忘記了。

註：脚——人 起莊——做頭 沖涼——輸光

山野底孩子

白蒂

西邊的太陽早讓小山坡遮住了，溪澗裡有些幽暗、陰涼，溪水打在亂石上不斷濺出雪白的水花，偶而濺在小狗子的臉上，水珠和淚珠交相閃耀着晶瑩底光輝。潺潺的流水聲像一支小曲爲小狗子催眠，讓一顆受創的幼弱小心靈獲得片刻安息，熟睡中的小狗子並不知道天色逐漸昏暗下來了。

一陣陣疾風，闖進昏暗的雜林子，毫無顧忌地掃拂着大地上的一切，雜林不斷發出沙沙底聲響，野薔薇花垂下頭搖幌着，好像是經不起疾風的吹拂，蔓草也把持不住，隨着風兒東倒西歪，只有馬棘叢比較硬朗地屹立着。

疾風闖進小溪澗，把小花貓墳上的野花捲起，在低空打幾個轉跌落在溪澗中，隨着溪水往下流。小狗子似乎有點寒顫，然而他祇是稍微伸一伸腿，拉一拉衣襟，又再側着身子睡下去。

「小狗子，你在那裡呀！」林子裡有個女人淒厲地叫着。

「小狗子，小狗子啊！」還有一個男子也在叫喚着。

「回來呀！小狗子。」
「小狗子回來呀！」

「……………」

叫喚的聲音越遠越微弱，好像是隨着疾風闖進更深的黑林裡去了。一刹那功夫，叫喚的聲音又從深林裡轉回來，走向小山坡，喊聲越近越响亮，越淒涼，阿舌夫婦終於找到山坡上來了。

「他媽的，到底跑到那裡去了呢？」阿舌站在斜坡上氣急敗壞地叫喚。

小狗子他媽跌坐在馬棘叢下喘息着，頭髮散亂不堪，兩眼直瞪住黑林子，張着嘴吧喃喃地唸着：

「天都黑下來啦！林子裡有山豬、老虎、野象……………小狗子怎麼辦？」她感到一陣陣恐怖，一陣陣焦急，一陣陣傷心，連哭帶號地大聲叫喚着：「小狗子，回來呀！我的小命根！」

「哭有甚麼用？還不快點找！」阿舌大聲呵責她。她祇好拉起衣襟擦一擦眼淚，一邊淒淒切切地叫喚着，一邊跌跌踉踉地往斜坡底下走，發現小狗子躲在溪澗旁邊。

這時候另有一種新的恐怖向她襲出，在她眼前的確是小狗子，可是他躺着沒有動彈，難道是給山豬或老虎咬死啦？她想喊，可又喊不出聲，心裡一陣痛楚，兩條腿子一陣軟癱，一不小心就



滾跌下去，瘋狂似的抱着小狗子，阿舌也跟着奔下來。

小狗子在睡夢中突然遭到襲擊似的，立即驚慌失措地掙扎起來，定一定神才在昏暗中看清楚是他媽！

他非常恐怖地喊一聲「媽！」轉過頭嚙嚙地叫一聲「爸」，還來不及站起來，就讓他爸在屁股上重重踢了一腳，又使他跌坐在他媽的懷抱裏，於是他媽順勢呵護着他，向阿舌說道：

「別打啦！孩子會嚇壞的！」

這時候，小狗子才感到母愛的溫暖，這是多少年來未曾嘗過的啊！

「小狗子，你躲在此地做甚麼？」阿舌還是怒氣冲天。

小狗子斜看小花貓的墳丘一眼，可是不敢答話。

「這堆是……」他媽也跟着問一聲。他才非常怯懦地回答：

「是貓墳！」

「貓墳！」

「你在這裡埋葬小花貓？」

小狗子點點頭，阿舌夫婦也不再說甚麼，他們已經了解小狗子不回家完全是爲了小花貓。

「天黑啦，走吧！小心肝。」小狗子讓他媽拉着手，跟着他爸從黝黑的雜林中摸索回家去。

從此以後，阿舌不再讓小狗子單獨到山芭裡檢柴，這件工作改爲他們父子倆分担，三天才進山芭一次。而他的母親也不再像以前那麼老是呵責他，差遣他幹這樣幹那樣，而且許久不再擰他的耳朵或刮他的耳瓜子啦。他漸漸感到「家」的溫暖和父母親的慈愛。可是工作輕鬆反而使他感到太無聊，越無聊越使他越留戀雜林裡靜臥在小溪澗旁邊等候梅花鹿的情趣，更使他想念永遠安息在小溪澗旁邊的小花貓。

有一天，他和他爸到雜林裡檢柴，趁他爸沒有注意的時候，他一溜煙跑到小溪澗旁邊。正當他低下頭掬一點溪水洗臉，忽然看到對岸蘆葦叢非常凌亂，好像被一羣野獸踐踏過的。可是四周並沒有甚麼異樣的聲響，於是他鼓起勇氣涉水走過岸，先伏在亂石間靜聽，然後才走近蘆葦叢，端詳了許久，才看清楚泥沙地上有許多大小不一的圓形底足印。他不知道究竟是甚麼野獸曾經走到這邊來，正當他想退回去的時候，他爸站在斜坡上喊道：

「小狗，你又溜到此地來做甚麼？」

「爸，你快來看看」，小狗急嚷着。

阿舌飛奔下來，走進蘆葦叢看了許久，才告訴小狗子：

「野象到溪邊喝水，一隻小的，還有幾隻大的！」



「野象?!」小狗子有點害怕。

「快走，以後別到此地來。」

他父子倆急急跑進雜林裡，急急挑着乾柴枯枝回家，一路上兩人的心情都非常緊張，恐怖，一句話也沒有。阿舌走得很快，小狗子只好拚命追，扁担壓得他肩膀上痛不堪言，可是他不敢要求歇一歇腿。

到了家裡，阿舌才憂鬱地告訴他說：

「這一支芭好多年沒有野象出現，以後恐怕有點麻煩！」

「野象會不會傷人？」

「不惹牠就不會傷人，不過菜園子，芭蕉，恐怕會遭牠們糟踐！」

「爲甚麼？」

「牠們會跑出來覓食！」

阿舌預感到這是一種勢必來臨的災禍。因爲，那道小溪澗通過山芭往下流，出山芭就沿着紅毛園坵向左拐，過了紅毛園坵，向他的住屋這邊走，是一列芭蕉樹，他預料，野象可能沿着溪澗走出來，爲了吃芭蕉就會衝向他們這邊來，把他們辛苦種植的蕃薯、木薯、芭蕉以及滿園子青菜全吃光，這對他是一種非常嚴重的威脅。

下午，他急忙跑到紅毛園坵的辦事處，把發現野象的事告訴膠園經理，恰巧有兩個外國人也在場，據說他們就是園主，上午剛到園坵裡來巡

視。

膠園經理和他手下的幾個工人對這一消息感到驚訝，恐怖，可是那兩個園主却非常興奮。他們有的是槍！這正是獵象的絕好機會。膠園經理一再勸告他們說，象有靈性，會報復，只好設法趕走他們，不可以隨便槍殺！可是他們認爲這是無稽之說。

第二天，他們帶着十幾個工人浩浩蕩蕩經過阿舌的亞答屋門前，沿着小路到雜林裡獵象。

傍晚，他們又浩浩蕩蕩經過阿舌的亞答屋門前，沿着小路走回膠園去，忙了一天却無所獲。這一晚，他們如臨大敵地在膠園邊沿「佈防」，荷槍實彈，等候野象來臨。

阿舌一家人却陷在無可奈何的恐怖中。住在山芭裡的窮苦人家，生活孤苦無助，一切都得聽命運的擺佈，因而必須對一切都採取友善的態度，只求保平安，不想發大財。他們也都認定「象公」確是有靈性的動物，絕對傷害不得；然而他們並沒有能力阻止那兩個「紅毛鬼」。於是，阿舌只好燃上三柱香，向着山芭跪拜，口裡喃喃地懇求象公不要來傷害他一家，反覆說明他的懇切與善良。

經過這一番禱告，他們一家子才安心睡覺。天快亮的時候，一陣陣槍聲和嘈雜的人聲把他們從夢中驚醒，小狗子一骨碌滾下床，跑到母



親的身邊，他媽也怕得牙齒捉對兒，兩手直戰慄，阿舌躲在大門旁邊靜聽外面的動靜。

又一陣槍聲，緊跟着是野象淒厲的叫聲，沉重而噪雜的脚步聲，和芭蕉、樹桿的折斷聲，更可怕的是這些聲音正奔向他們這一方向來。

阿舌狂喊一聲：「不得了，來啦！」立刻打開後門，拉着小狗子和他媽，急忙逃向張德記的膠園裡去。

就在這一瞬間，兩頭大象夾着一頭受傷的小象沿着紅毛膠園邊沿狂奔過來，撞倒他們的亞答屋，踏過菜園子，從野地裡奔向雜林子，淒厲的叫聲消失在黝黑的雜林中。

天亮，阿舌他們才從張德記園回來，阿舌望着倒塌的亞答屋和遭躪過的菜園子發楞，小狗子他媽坐在黃泥地上號啕大哭，小狗子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他跑到屋後去，看到雞寮和豬窩都沒有損失，兩隻大母猪還若無其事地在齷齪的泥淖裡打滾，祇是那一窩雞不安份地互相撞擠着，於是他高聲嚷道：

「鷄鴨都還在，媽！」

他媽才止住哭聲跑到後面來。

這一天，阿舌三口子都在極度哀傷中收拾他們這一個殘破的家。

紅毛園近那兩位園主，得意地駕着巨型汽車回新加坡去了。

好心的膠園經理給阿舌二十塊錢，幫他重建家園，還送他一些舊木料。

阿舌又把那兩隻豬賣掉，買一些木板，鐵釘，鉛線，白灰，舊亞答……

他們又在雜亂陰森黝黑的大山芭邊沿的荒野，重新建立他們的家園。

山野底孩子更辛勤地幫他爸爸墾地、除草、翻土、播種，……一天到晚沒有休息，也毫無怨言。他不再想到雜林子等候小鹿，也不想念他的小花貓。他相信他媽所說的「一切都是命裡注定！」命裡注定他們該這麼窮苦，該遭受這一場災禍，該辛勤地勞作，該……

爲了生活，勞苦終日，他沒有閒情逸緻來做着孩子們的美麗幻夢了。(下)

星馬訂閱處：

中國學生周報星馬辦事處

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ingapore 1. Tel 23733

兒童樂園

行銷全球
最受歡迎

零售每册三角五分

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訂閱 全年八元，
半年四元。



淡寫 新山

西摩馬

六 新山的蟲獸

壁虎——生物學家說牠是有益的生物，牠們白天是不動聲色地隱伏着，夜晚却大肆活動，抬頭一看，幾乎在接近燈光的花板或牆角，都成牠們捕殺飛蟲的中心。有時捕捉了一隻較大的飛蛾，東奔西跑，太性急了，也會跌落在地上，摔斷了尾巴，使我感覺牠們真是弱肉強食的原理崇拜狂，沒有絲毫憐憫心。我常把牠們看成是四腳蛇的縮影，尤其在深夜，萬籟都唱着和平的催眠曲，牠們却昧着良心，幹那殺人放火的勾當，我因替那些弱小打抱不平，就以掃蕩戰來對付牠們，終于使牠們不敢再在我面前表演殘酷的暴行了。

白螞蟻——我想再沒有人敢讚美白螞蟻是最勤勞和團結的生物了，誰也不敢相信牠們會是人類的大患。當我在海濱的高脚屋裏住了兩年，我實在願意在公道法庭中，証明白螞蟻是極毒辣的罪犯；牠們一輩子也不願和陽光接觸，只暗中做破壞的工作。我剛搬到海濱的屋子去居住時，我由星洲帶去的書報，其中一批只適於平放而不能直豎的雜誌，有不少阿拉伯文資料，是經多年的心血蒐集的，因書多架少，暫時堆在屋角樓板上，前後不到二十天，這些雜誌的中間，全被白蟻毫不留情地蛀蝕一空。雖然到了發現時，立即用殺蟲油，向成千累萬的白蟻堆上灌澆，總是得不償失，只後悔太缺乏防蟻的經驗了。

後來我竟成了防蟻的主腦，每天都得花一些時間去偵察。有一次工部局也派專家來巡視，他們經過在屋中仔細地找尋，發現有許多柱子和木板的中間已受白蟻破壞。他們就在屋子四周掘了深坑，把幾大桶殺虫油灌進去，但仍捉不到白蟻的女王。經過了這次的襲擊後白蟻是少了，但仍沒有

斷根，偶爾也在低處的木屑中發現。白蟻能蛀倒房屋，或蝕空大樹，我們在影片中，或書本上已經領略過。南洋的氣候潮濕，最適宜於繁殖，看牠們的表面，非常軟弱，但却有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我搬到另一所屋子去居住的原因，就是爲了避免白蟻的侵犯。

七 新山海關與物價

星洲是自由港，許多商品進出，都是免稅的；但一經運入聯合邦，就得依照關稅條例，在新山繳稅。抽稅最高的是化粧品和煙酒，最低的是機器。譬如：星洲一包美國煙是七角，進關後則須納稅二角，其他洋貨的稅收，則不言而喻。至於土產，則抽稅較低，有些糧食的賣價，與星洲不相上下，海關對某些貨物加稅，反使一些投機的商人，得以混水摸魚；他們以增稅作藉口，連帶抬高了未曾增稅的物價，買主因缺乏關稅常識，就吃了暗虧。我們可由買賣兩方的問答，窺知一二。

買主問：「爲什麼這樣東西忽然

貴起來。」
實主答：「你沒有看到增稅的消息嗎？」

照理官家應限定物價，迫商店標出價值，可減省許多麻煩。但價於討價還價的東方人，依然會將高就低，定出一個成交的辦法，多少有點折扣。真正吃虧的是那些喜愛定價不二的

新客，他們相信每一個經商的華人，都接受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公平交易……的古遺訓了。
但人心不古，多數人就會上當，因天地間就沒有專做虧本生意的商人，我們只求他們少賺罷了。其實定價是一回事，斤兩的準確與否，又是一回事，你說價錢合算嗎？但你會忽略稱秤的弊病。確實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被刻薄的商人，不知揩過多少油水。如果我們要避免這些明知故犯的弊端，最善莫如自備斤兩，和明悉稅關條例。

我因時常出入新山海關，得悉有些抽稅辦法，倒富有人情味。例如隨身攜帶一包封口香煙，過關不報就算

是違法，但被啓封後，却可以免稅；
舊汽車換了新輪胎，是必須上稅的，但裝滿了汽油的車進關，却可以暢行無阻；一隻宰過的雞進關，須納稅五角，活雞不論多少，只要填具報關紙，却不必上稅；雞的食料，也有免稅的優待，原因或許是爲了聯邦政府鼓勵人養雞的緣故吧。

在稅關條例中，最使人發生困難的是家裏的愛犬，狗進關雖不上稅，但須有星馬兩地衛生局的檢驗書和入口証。有時兩地的人爲了搬家或旅行，因味於海關條例，隨身攜帶的狗，必引起種種麻煩，以致誤了旅行的期限。狗難過關的原因，實在爲了預防瘋狗症的傳染；但在平常時候，依然保持禁例，却使人不易了解。

初來星馬的人，有一件應注意的事是，星洲與聯邦是兩個政府，各有不同的組織系統。要來馬來亞得先簽好星洲或聯邦的入境許可証，否則進了星洲，却不能入聯邦，其實這條例似較鬆馳，我們常常來往星柔，關卡值勤的警員，就很少檢驗身份証。
戰前新山海關是柔佛蘇丹的主權，柔佛州的常年財政預算，大半依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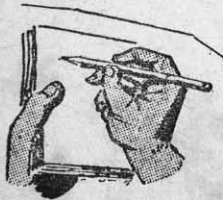
海關的收入來支持。當時在馬六甲與蘇坡邊境，也設有關卡，徵收進口稅。但戰後柔佛併入聯邦，稅款就由聯邦政府統籌統辦，包括海陸空的範圍了。

海關既係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在組織系統上，自有一套特殊的辦法，並且養着大批檢查和緝私人員，晝夜輪流工作；近來新山政府特爲他們在郊外建造海關人員住宅區，使他們過安定的生活了。

八 新山市區的買賣

新山既非一個進出口貿易的商港，自然在繁華方面，可說與星洲成了顯明的對比。

固然在海關長途汽車站，以及菜場附近，來往的行人，憑添了白日的熱鬧，足使吃食店、攤檔、咖啡館、水菓舖……有零星的生意可做。其他的商店，却只能專做本地人的買賣，一



點也看不到足以波動市場的大企業。新山雖有不少百萬富翁，但他們多是自農村起家，他們開設的店舖，只能算是門面上的點綴罷了。誰也知道柔佛的甘密、黃梨、椰子、樹膠、要算是出口的大宗。

許多頭家擁有他們自己的膠園和膠廠，以及菓子園，他們的地主成份較商業為高。

新山最出色的市街，要算依布拉欣街，普通也稱海皮路，因接近海峽，一路青林垂影，草坪如茵，饒有鄉村城市的風味，形成特殊的景况。

店屋雖是最高不過三層的舊式建築物，但門面却煥然一新，有銀行、郵政局、西葯房、文具店、律師館、攝影室、飲食店、樹膠公司等……多為華人或印人所開設。另一條橫街，被稱為直街，多有布店、中葯舖、及金舖；亞福街則多為建築的枋廊。南柔和亞綠兩家巴士公司為華人的股份，另有一家為陳和裕，是私人的運輸公司，也附帶有教人駕駛車輛的設備。

新山沒有現代設備的大旅館，只

有新近落成的一所供給政府公務人員來往的招待所。聞海陸貿易公司經理張君，擬積資於西海岸的高地建一所豪華旅館，以吸引外來旅客，但尚在籌備中，實現還需要相當時日的。

當地的娛樂事業，也不甚發達，雖有三家小型電影院，難於和星洲的影業比肩，其他的娛樂場所，不知在什麼時候，才有人來倡辦。其實新山的夜間，四面八方的人都到市區來蹣跚，大有無處可去的感覺，如果讓他們有正當的業餘消遣，娛樂事業必欣欣向榮。譬如福建會館，設有籃球場，遇有客隊前來比賽，也必擁有大批觀眾，熱烈喝采的。

我常常感覺國內的茶館，有一種特點，內部附設有大鼓、說書、清唱……等各種文雅的娛樂，聽衆一面喝茶，一面欣賞，實在有增加知識的意義。如果馬來亞的華人社會，能多提倡這種風氣，必使祖國文化的優點，在青年人的心裏生根。

一位馬來朋友頗有見地的說：「新山的雜貨店和衣料店，主顧多為馬來人，華人的生意方法，頭頭是道，

不論現銀交易，或分期付款，都有道義上的交往，有些做官人家，幾代人就成了他們的主顧。」

確實我們看到新山每家店舖都有茂盛的氣象。有些從事電器、建築的人，更能直接做政府的生意，許多華人技師及包工，常出入工部局，代政府完成各項修建計劃，以免除政府特設類是組織之麻煩；這樣兩方面均有效益。

新山茶場，多數茶販均為華人，其次為印度人、馬來人只有數家。新山海峽因盛產肥蟹，菜市中的蟹，成了熱門售品，有些星洲人專門來新山吃蟹和買蟹，只可惜新山沒有一家專門賣熟蟹的館子，否則必引起遠近的人前來開他們嗜蟹的胃口，就正如那些專門到新山吃沙爹的人一樣。

戰前新山政府，原有一套擴大及美化市容的計劃，但日本南進後，一直沒有實現。

九 海濱生活素描

如果說戀愛神聖的哲學，必為數不清的青年男女所景仰，那末幽靜雅

潔的新山，該算是他們這些善男信女的祭壇了。

新山海岸上矗立着一排長約二英里的古樹，濃蔭蔽日，綠陰深處，放置許多長形石凳。每於斜陽將下，或黃昏月上之際，湖上波搖金影，一般正沉醉似地做情愛之夢的人兒，一雙雙一對對地，並坐在石凳上，舒服溫柔地在上他們的戀愛課，十足表現了羅曼蒂克的風韻。有一晚我和一位道貌昂然的老友，在海濱邂逅相遇，他歎惜地說：「你看那些無法無天的時髦男女，旁若無人地在談情說愛。」

我却打趣地說：「那該說是人生里程碑上少不了的記錄，睜個眼，閉個眼，也不過是年青人必經的階段罷了，但願他們的功德圓滿。」其中最生色的是有一對戀人，每晚風雨無阻，必把一輛汽車，停放在我家門前不遠的一株大樹下，過溫柔纏綿的生活。有時深更半夜我醒來，向窗外看去，那輛車仍不動聲色地停放着，雖然夜已深了，他倆仍把時間往後拉移，傾訴不完的心事，一直在他倆的口唇上流露。我猜想他倆一定有許多橫直

的障礙，無法順利進行，達到目的，否則不會有這樣長久的拖延。有時我夜晚由星洲回家，路過那株老樹下，燈光能照明他倆的面貌，可惜我始終抱定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宗旨，要不然必能了解他倆的戀愛故事的曲折。

在今日男女社交公開的新禮教東縛下，使我有眼福看到許多活動的情節，幽靜的新山海濱，要算是最妙的舞台了。馬來人似乎較少，最多的是中國人，也有混種人或歐洲人，一男一女，有時是不同膚色的情侶，據說有些是來自新加坡的。他和他借大好時光吐露衷情，倒是事實。聽說也有單身漢到此地來尋找對象的，有些或是正常的夫婦，但拖兒帶女的却很少了，至於年老的人，更抵不住海風吹來的寒氣，只有那些有熱血的青年，才有舒爽的興趣。

星期天遊人甚多，樹林蔭下，紅男綠女，給人有美的感覺，沿岸邊頗有不少的人垂釣，也有漁夫划着小舟在海裏捉蝦蟹的。在兩英里半的海灘，最適宜於游泳，海濱還設有泳後洗身的自來水，且有小販售賣各種飲食

，將來若擴大範圍，要算是避暑消夏的勝地。

新山人雖擁有這樣優良的天然游泳池，但游泳的風氣不很盛行。論理在熱帶地區生活的人，海水浴是最需要的。譬如在南美洲或香港的中國人，尤其是青年男女，他們都喜愛游泳，身體真是健康，我希望新山的青年不要放棄這項有益身心健康的運動機會。

照理各民族的學校當局，應鼓勵學生多游泳，供給青年正當的娛樂，如組織游泳隊，由體育教師督導，作多方面的游泳訓練。如果馬來亞提倡游泳運動，將來必造就許多冠軍。在寒帶地方，人們也重視游泳，然而氣候環境只允許他們一個短時期的訓練，不能像此地，可以整年游泳。

此外那些只靜坐動腦筋，卿卿我我地談情說愛的青年，如果能相率愛人行下水禮，必促進他們愛的情，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未完)





第四章 金龍酒家

那是正午時分，金龍酒家內衆賓雲集，熱鬧非凡。由於室內已告人滿之患，所以室外草場上的大樹下，也排了筵席。那顆大樹枝葉繁茂，樹蔭下排下席位，格外涼爽。由於賓客們多數服裝華麗，就可見這家酒樓聲譽非凡了。一個服裝也很講究的人，在酒家四處走動，笑容可掬的，而且謙和的招待賓客，原來他就是這家酒家的事頭。這酒家聘用了若干婀娜多姿的年輕女子，招待賓客。她們好像是穿花的蝴蝶般，往來於各筵席之間，服侍男賓客們。中國的幽揚音樂，配合着談笑的聲音，使得這酒家內的場面更形熱鬧。

正當午餐進行到極繁忙的時候，忽然進來三個氣派不凡的人，酒家內所有的人們都將視線移到這三人身上。而且立刻就見許多人交頭接耳着，顯然他們所談的對象也就是這三個人。這時酒家主人卑躬屈膝的去迎接這

三位貴賓，他走到那貴人之前，先行了個鞠躬禮，尤其對其中一位顯然更高貴的人必恭必敬。這三人對店東祇略微點頭示意後，就在店東引導下，上樓去了。

「大人，就在這裡好嗎？」店東很虛心的向三人中之一請示着。三人都異口同聲的說：「這間房佈置得倒很雅緻。」店東稱呼為大人的那位，進到室內坐下，同時他也示意同來的兩人一齊就坐。這時，店東仍然恭敬的立在一旁。

「阿梅有什麼消息嗎？」兩位大人向那獅子臉和兩眼深凹的店東發問。

「大人，她已遣來一個送信的女人，可以叫她來嗎？」

「好，但是不要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命令着。

「她已改換了和我們的女侍一般的服裝，她將前來侍奉大人用膳。」

「好極了，書麟，快喚她來吧。」這位貴人吩咐着

。他名叫壽桐，是中國使臣回國後，特爲留下來主持情報工作的一位大員。那時天朝幾乎把馬六甲視同中國的一省一般。

書麟也是個效忠天朝皇上的大忠臣，他是以開設酒家爲掩護，而實際上是爲天朝在海外做地下工作的幹員。他已接到阿梅方面的消息，說蘇丹態度很詭詐，對於天朝是陽奉陰違。蘇丹並不知道阿梅也懂得馬來話，所以一再在阿梅面前和一般朝臣們協商對天朝的政策，很明顯的表露出對天朝不忠的意向。她也知道蘇丹又愛上總理大臣的女兒。最後，據阿梅報告，天朝派來的情報人員中，有兩人接受了蘇丹賄賂，壽桐於是立刻命令書麟如法泡製的將這兩人的生命結束了。

在那個時期，馬六甲的人生命是很不值錢的。每當夜幕垂下之後，殘殺案隨時隨地可以發生，暗殺的兇手總是逍遙法外。書麟是個不顧良心的人，他不但效忠皇上，而且很愛金錢。爲了效忠天朝，不管什麼事他都幹得出。金龍酒家不祇是個酒家，而且也是個大賭窟，每晚大賭特賭。同時，也是許多風流事演出的場所。

壽桐又詢問恭立一旁的書麟說：「你對於漢亞布多拉意見如何？他是我們的友人呢還是敵人呢？」

「據傳遞消息的女子報告，她一次會窺聽過他和蘇丹之間的密談，他勸蘇丹不再朝天朝進貢。」

這時壽桐正在咀嚼一塊鷄肉，他一邊咀嚼着，一邊將視線由窗口投射到遠遠的天空，聚神凝思着。就這樣靜默了好一會，又揀了一塊鴨肉緩緩送進口內，然後很

不經意的對書麟說：「你這個廚司烹調的手法倒還不錯，你的烹調法和你对付馬六甲人們的手法一般巧妙。你知道那個漢亞布多拉有什麼弱點嗎？」

「是的，大人，他的弱點很多。他喜歡女人、賭博和飲酒。」書麟攪着腰答覆着。

「好極了，我們必須設法對付他。這個漢亞布多拉有錢嗎？」

「不，大人，他在賭博上喪失了一大筆財產。」
「嗯……」壽桐祇在鼻子裡哼了一聲，就不再說下去。

「書麟，先開始探聽他的行動，和他有關係的朋友，以及他公餘之暇常到的去處，明天就給我一個報告。」

「壽桐下了一道緊急命令。」

「我現在已準備妥當一份報告，大人。」他說後隨即從衣袋中取出那份報告書。壽桐立刻展開閱讀，同時他面部表情很嚴峻。他閱後向書麟注視了一下，並且發出微笑。

「書麟，你真能幹，你比任何人更能效忠皇上。你的一切計劃和我的不謀而合，你給了我極大的助力。我打算在福建藩台李琦明年退休後，保舉你前往接任。」

「感謝大人的栽培，我實在愧不敢當，我祇知竭盡棉力效忠皇上而已。而且，爲大人劬勞，已使我感到無限榮幸。大人常常鼓勵我，我希望不致辜負大人的厚愛。」

「你確是個罕見的幹材，書麟，皇上對於你的忠耿

和功績總會破例嘉獎的。我想對於這一件事，你可繼續利用鳳玲去進一步工作。」

「是的大人，鳳玲既嫵媚而又聰慧。東如士那種奸詐人的秘密，就是她克服一切困難而掘發的。」

「就是那個葡萄牙間諜，東如士嗎？他不是爲了違犯天朝的罪行被剷除了的嗎？」

「是的，大人，辦理這一宗事，實在艱難重重。東如士擁有鉅量金錢，他而且不喜醇酒與美人，尤其是他對任何人都不能輕信。他每當遇到我時，就好像預見到危機而閃避了我。有一天他忽然對我說：『書麟，你真是個勇敢的人，你竟有這麼多的女人替你工作。你要知道，每個女人都是一座火藥庫呵！你不怕被這些火藥庫將你炸得粉身碎骨嗎？我就和你不同，我不喜歡女人，我希望她們距離我愈遠愈好，我有時祇站得遠遠的欣賞她們的芬艷。』」

「我對這一宗事並不大明白哩，但是，假如鳳玲能使漢亞布多拉墜入網羅的話，她就可以恢復自由，我主張先付給她一個金圓，以酬勞她過去的功績。」

第五章 一間賭館

距離馬六甲炮台約六英里處的丹戎克林海旁，有一座相當堂皇的建築物。房屋是建在較高地勢處，所以屋中人可以盡覽海上的遠景。屋子四周是花園，圍着高垣，垣頂插着好多竹尖，以防歹人踰垣而入。祇有一座大門通入園內，而且門前有幾個身材魁偉的印度人把守。

屋子的樓上有一座客廳，入晚則四壁點上許多盞油燈，照得全廳燈火輝煌。廳內擺設着幾張寬大的桌子，那是供給人賭番攤、牌九以及各項賭博用的。有着許多裝飾華麗的嫵媚多姿的少女，往來於每一張賭檯之間，招待客人。

當然，賭徒之中，有的是興高采烈，精神奕奕，但同時也有些人顯然十分狼狽，他們頹廢的表情，令人一望而知是賭場的失敗者。的確，有很多人就在這一場合中，由於一場賭博的失利，以致傾家蕩產，身敗名裂，而遺恨千古！

這一晚，廳內的一角，似乎較他處更爲黯淡一點，有三個人正在聚精會神的以金錢作決鬥。其中兩人是中國人，另一位是生得個儻風流的馬來人，年紀大約在卅多至四十之間。他已經遭遇到慘敗，頹喪的坐着，因爲他賭番攤，由始至終就不會贏過。正當這時候，賭館的主人，一個身材肥胖的中國人，堆着滿臉笑容走近檯前。那兩個中國人看見他時，都立起來和他打招呼。可是他視若罔見，祇是笑着那位頹廢不振的馬來人很謙和的說：「端，大駕光臨敝處，實在使我不勝榮幸。祇要能博得你的歡心，無論什麼事我都可以盡力而爲。」

「謝謝你，李發，」那馬來人便是漢亞布多拉，他回答說：「我最喜歡到你這裡來耍耍，可是今晚運氣不佳。」

「你總得想個方法打破這壞運呵，以我的經驗說，當一個男人賭贏的時候，若是一個女人參加賭局，就可

以將那男人的好運變壞，同樣的，一個女人也可以轉捩一個男人的壞運，讓我借一筆錢給你來翻本吧。」他說後，立刻將手中提着的滿貯金幣的袋子，放在漢亞布多拉面前。

「謝謝你，李發，你今晚對我太好了，當然，我不能拒絕你的美意。」

「端，你的駕臨已使敝處增光不少，區區之款，何足道哉？而且你對天朝皇上極友好，皇上始終不會忘懷你這位盟友的。我是始終效忠於天朝皇上，當然，我也不能不為皇上的盟友盡一點義務。」

李發向一旁的一個嬌小玲瓏的少女使了個眼色，就見那名叫鳳玲的女子姍姍的走近漢亞布多拉身旁。漢亞布多拉已經被她的嫵媚姿色所誘惑，所以對於鳳玲自動要求幫助他翻本的美意不能拒絕。果然，鳳玲入局之後，局勢大變，她一帆風順，轉瞬之間，不但為漢亞布多拉翻了本，而且還反敗為勝。同樣的，由於鳳玲的建議，立刻散局。漢亞布多拉樂不可支，一手挾着美人，一手攜着裝滿金幣的袋子，隨着她而去。漢亞布多拉這時才仔細的觀賞這位美人兒，她具有兩隻極其動人的眼睛，皮膚像玉般潔白無瑕。一顰一笑，無一不動人，總之，她已佔領了他整個心靈，他成為她的俘虜。

這時，李發又送來上好美酒，據說那是天朝皇帝御用的酒。醇酒是可以令人醉倒的，再加之由美人之手送入漢亞布多拉之口，豈不更容易醉倒？起先還有幾個男人陪飲，及至酒過三巡之後，所有其他的男人都悄悄走

光了，在一間點綴得很雅緻的房中，祇剩下漢亞布多拉和鳳玲兩個人。這時，房中的燈光，也很有趣的低降到幾致視線不清的地步，漢亞布多拉擁抱着鳳玲，更加醉倒了。

「你愛中國嗎？」鳳玲問他，這時他躺在睡椅上，注視着坐在她身旁的漢亞布多拉。

「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比你更可愛，我祇愛你，你是中國的靈魂，假使你們國內再有幾個像你這般美的人，那麼，中國確乎是不可思議了。」

「我希望你這不祇是爲了諂媚我而說的話，還有，我要試驗一下你對我的愛是真還是假。」

「好，我願立刻接受你的試驗，以証明我對你的愛。」

「好極了，大人，讓我給你一個好機會吧。」她於是立刻按了桌上的銅鈴，另一個美人兒應聲而來，鳳玲就在她的耳畔小語着。那女孩子點頭而去，不久就取來一張紅紙交給鳳玲。

「請你在這張紅紙上簽字，」鳳玲好似在命令他。

「那紙上寫的是什麼，我的美人兒。」

「紙上寫的是，你堅決相信在中國天朝皇帝的保護下，馬六甲將永遠安定和繁榮，」鳳玲解釋着。

「就是這一點嗎？」

「是的，祇是這一點，其餘的祇是些應酬語句。」
「好吧，可愛的人兒，快拿來給我簽字吧，別讓我這甜蜜的時光虛度了。」

(待續)



阿春嫂

朱 焰 明

「阿春嫂，喫飽了沒有？天快亮了呀！」隔壁英姐催促似地說：「今天的『行頭』遠，要早點去。」

「來了，等我把那碗粥蓋好就來。」阿春嫂應道，接着又低聲地喚：「小娟，起來關門。」

「唔，」一個女孩子似醒非醒地說：「媽，我怕。」

「不要怕，媽回來買月光餅（馬里餅）你吃。」

「哦，粥煮好了沒有？」

「煮好了，蓋在鍋裡。」聲音是那麽地柔和。

「唔，」接着是一陣水桶聲，和關門聲。

阿春嫂同英姐兩個人走着，四週靜靜地，祇聽見啞啞啞啞底桶聲及脚步聲，偶然傳來一兩聲雞啼。帶有寒意的晨風陣陣吹來，使她們不禁打了個寒慄。當她們經過那一段印度工人宿舍時，一陣陣的牛糞味以及久積水溝中的污泥的氣息，向着她們猛撲過來。

走到膠廠門前，柵門還沒有開，那裡門前早已坐着幾個人，他們都是在等着開柵門的。他們看見英姐和阿春嫂走來，也

就互相招呼一聲：

「妳們都早啊！」

英姐也應聲說：

「你們更早呢！」接着也把膠桶放了下來。

靜了一會，突然有人低聲說話。

「唉！天快亮了還不開門，去到『行頭』太陽會晒到樹頂了。」原來是秀玉姐等得有點兒不耐煩了，坐在扁担上，兩手捧着雙額，自言自語地抱怨着。

英姐聽見了這話，激起了滿腹牢騷，止不着憤怒地說：

「真豈有此理，每天都這麼遲才開門。他們吉寧人就割近的行頭，我們偏偏被分派到最遠的地方，難道近的膠樹我們就不會割嗎？」

她還打算要說下去，却給阿良叔的話打岔了。他說：

「這有甚麼奇怪？俗話說『朝廷有人好作官』，阿蘭姐就好，因為她的叔叔是包工頭，嬌嬌又是個管工。可是，阿春嫂現在所割的是怎樣的行頭？」

他稍為停了一下，掉過頭去。衆

人的眼睛也跟着向阿春嫂看去；她低垂着頭，拔着地上的小草。阿良叔接着又說：

「阿春嫂不知道那回得罪了阿昌叔和阿昌嫂，分到的是一個樹長得又老又疏、茅草最多的行頭，這怎能割得够伙食呢？但是，割得膠汁少，回來還要挨罵。阿春嫂也太懦弱了一點，從來就不敢同他們爭辯……。」

「良叔，不要說了，給他們知道了又會惹麻煩的。我並不是怕他們，只不過是爲了飯碗罷了。」說到這裏，她心裡一陣酸，彷彿有一塊東西塞住了咽喉似的，她不能再說話。她腦海裡被那複雜的思潮攪亂了——失業，飯碗，孩子沒書讀……她的眼眶在發熱，差不多要哭了。她怕被別人看見她這種表情，便把頭低下來，看着那草葉上的露珠，盡量地壓抑着自己的感情。

「春嫂，開門了呀！」英姐見她不作聲，連開了柵門都不知道，便高聲嚷道。

「噢！」阿春嫂被驚醒似地站起來，邊答應着邊挑起鐵桶，給特警檢

查過後，便跟隨着衆人前往。

在昏暗的樹膠林裏，大家都很熟悉地走着，雖然，那僅是一條模糊可見的小路，但是，他們平時走慣了，並不覺得怎樣難走。「吱吱」的蟲聲，也被人的聲音驚停了，偶然還有些動物向那草叢中逃匿。

天邊漸漸的亮起來，膠林裏的霧障也逐漸被驅散了。越走人就越少，走到最後也就只賸下行頭最遠的幾個，便是英姐，玉姐，春嫂，良叔了。每個人一到了自己的「行頭」，

拿起了那把磨得很利的彎形的刀，便開始他們的工作。一棵又一棵，一行又一行，那刀鋒不停地割到每棵的膠樹上。一滴滴乳白色的血，隨着那瑟瑟的刀響迸流出來。

「今天的膠水好嗎？」英姐已經割完了樹，她看見阿春嫂也已經閒着了，便高聲地問她。

「昨天天下過雨，今天樹身還不乾，流掉了許多，那裏會好呀！」阿春嫂答道。

英姐從隔鄰的行頭走過來，遞了一枝香煙給阿春嫂，也就坐了下來。

她們靜靜地坐着，太陽光透過了稀疏的樹枝，射到她們的身上。陪伴着她們的，還有那些蚊子以及林裏濡濕的氣息。

「唉！」忽然一聲歎息打破了沈默的空氣；阿春嫂若有所思地說：「每個月都不够用，天公又偏偏在捉弄我們似的，這個月來，時常下雨……。」

阿春嫂還沒有說完，卻給一種尖厲的聲音打岔了。對於阿春嫂，今天那聲音顯得特別可怖；這可怖也只有阿春嫂才聽得出來。那是樹膠廠的氣笛聲，它正拖着長長的尾聲，告訴所有的工友，現在是十二點鐘了，是收集膠汁的時候了。

一點多鐘的時候，工人們陸續地挑着膠汁回到膠廠去，引擎聲，人的說話聲，以及鐵桶相碰聲混合在一起，亂哄哄地，你爭先，他恐後。一桶桶的膠乳，經過了銅網篩，把垃圾除乾淨後，又經過了大秤，才倒進那大槽裏去。包工頭阿昌叔坐在大秤邊的一張長方桌旁，昌嬌正把着那大秤，一桶桶地算着，喊着，終於輪到了阿

春嫂。

「怎麼，今天就只這一點膠水？」阿昌嬉笑着眼望着阿春嫂問道。

「……………」阿春嫂避開了她的銳利逼人的目光，沒有答話，因為她知道就是反駁也是徒然的。

昌嬸見阿春嫂不答，便也不再說，她把那半桶的膠汁秤好了以後，再拿起那小油罐的膠屎來秤。她順手向罐底一挖，似乎要找尋甚麼似的。她的手剛挖下去就停住了，她忽然叫了出來：

「哼，好啊！妳現在倒想騙起我來了。」她怒氣冲冲地接着又說：「阿昌，這個人我可不要用了，明天結賬讓她滾蛋吧！」

「昨晚下過雨的呀！」阿春嫂不能再忍，她辯白道。

「胡說，明明是妳參水，妳還想賴？」驀地，響起了一個男人的粗暴的聲音，那就是阿昌叔底聲音。他又說：「從明天起，妳不必去割膠了，明早九點鐘到我家去結算。」

說完，揮動了手裡的筆，在那血腥的薄上寫着。

這個消息，傳入了每個工友的耳裡，但是，他們除了同情之外，並不能幫阿春嫂甚麼忙。去說情嗎？沒有用；罷工抗議嗎？每個人的家庭都是那麼的窮，一但罷起工來，生活費用就成了問題。因此，他們祇有面面相覷，不敢作聲。

阿春嫂受了這個打擊，垂頭喪氣，無精打采地回到宿舍裡。她想起了早上阿良叔的話，回憶着她的煩惱——喫飯，孩子失學…………。她不能再想下去，她哭了起來。小娟看見母親流眼淚，她帶着畏懼的心理一聲不響地躲在門邊。她那幼稚的心靈也莫明其妙地難過着。

須臾，阿良叔、英姐、秀玉姐他們都來了。他們除了說幾句安慰的話而外，也不能想出一些甚麼辦法來。

「他們這樣冤枉我，你們說叫我該怎麼辦呢？」阿春嫂抽泣着，惶惑地說：「而且，現在我又不知道到那兒去才好

。」

「阿春嫂，」阿良叔接着說：「反正遲早都是要走的，在這里受這種委曲，實在不值得。阿昌又有錢有勢，不是隨便可以跟他鬥得過的，所謂石頭同蛋相碰，吃虧的還不是我們窮人？」



他稍爲停了一下，從衣袋裡拿出幾張一元的鈔票，接着又說：

「這裏有十塊錢，是我跟英姐、玉姐她們湊集起來的，妳先拿去作車費。以前在這兒做過的那位翠姐，她

和妳的友情很不錯，妳可以去找她，或者她會幫助妳找到工作的，她就住在G坡的E園。」

「我怎麼好拿你們的錢呢！」阿春嫂停住了抽泣，不好意思地說：「



過年不忘還「債」。

「過年」這篇短短的文字，是聯樞排字房的頭手阿邱寫的。感謝這些熱心的工友們，他們是蕉風的編版者、校對，緊張而認真地工作着，毫不厭煩，毫不抱怨；他們是蕉風最忠實的讀者，每期一出版，每人便珍藏一本，拿回家細細讀，給兄弟姊妹孩子們讀，介紹給朋友們；現在又是蕉風的作者了。所以我們這個「讀者、作者、編者」談天的園地，實在應該把他們加上。

過完了陽曆年，又看過印度人的「年」

——大寶森節，緊接着陰曆年又到了。一個人，在一年中，總應該有幾個愉快的日子，讓生命放光一下，所以不妨返老還童，儘情熱鬧一番。但是年關也是債關，多少人在這時走頭無路；想到了「幾家歡樂，幾家愁」，文藝寫作者似乎更不能絲毫鬆懈。這正是

你們的錢也不是容易找來的。」

她本來還想推辭，英姐卻從阿良叔的手裡把錢接了過來，塞進春嫂的手裏，說：

「現在妳還這麼客氣幹嘛？妳先到那邊去，如果找到了工作，不防寫信告訴我們，說不定我們不久也會離開這兒的。」

無可奈何，阿春嫂祇好把錢收下了。

太陽漸漸西沉，阿良叔他們也回去了。餓了半天的小娟本來是一聲不敢響地坐着的，這時，她看見母親的神態彷彿比較先前好一些，便撒嬌似地撲向她母親的懷里，低聲地說：

「媽，我餓了！」

第二天早上，膠廠門前仍舊是那般人坐着等着開柵門，只是少了一個阿春嫂。九點鐘，阿春嫂依時到昌叔家裡去領薪，七除八扣，領到的只不過十來塊錢，這就是這個月初到現在，十多天來辛辛苦苦所得的代價。出來以後，她便背起那早已收拾好的包袱、籐籃，牽着小娟，踏上了一輛青黃色的「巴士」車去了。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册二角



河岸（油畫）

陳文希